

現代評論

第五卷

第一一三〇號—第一一三〇號

【第二十四年紀念增刊】

現代評論

時事短評

勝利的條件(文)——天津英國租界引渡黨員(文)——學

生界有幸有不幸(巫)——日本明年度的預算(皓)——美

國的貧富問題(翰)

政治的工作

孟和

關於大陸變動的兩個學說

滄生

可惜太聰明了！

肇黃

社會考據

楊幼炯

閒話

浩徐

嵐生同嵐生太太(小說)

從文

Hsien Tai Ping Lun

(The Contemporary Review)

Vol. 5, No. 105, 11 Dec 1926

中華郵政特准掛

號立券之新聞紙

第五卷第一零五期

每星期六日出版

民國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本刊定報及通信處

北京國立北京大學第一院轉現代評論社

報價

國內 郵寄全年大洋二元，半年大洋一

元。日本朝鮮同。

歐美 郵寄全年大洋三元。

半年大洋一元五角。

零售 北京每份銅元拾四枚。

外埠大洋五分。

不通郵匯之處，得以中國郵票代洋，但以九折計算，並以一分及半分者為限，凡訂閱本刊者請直向本刊定報處定購為荷。

本社印有代售簡章，函索即寄。

本刊第二週年增刊出版預告

本刊定每週年特出增刊一冊。本年一月一日所出之第一週年增刊，共九十頁，約十萬字，出版不及一月，即已全數售盡，其受讀者歡迎，於此可見一般。現在本刊又滿二週年了。擬即出第二週年增刊，內容比第一年增刊約加一倍。凡在本期增刊出版前直接向本社或本社上海代理處訂全年之長期讀者，本社當以一冊奉送，不另取費。

本刊第四卷合訂本出版預告

本刊為便利讀者起見，特裝訂半年合訂本。卷首有目錄。卷末有標題索引及作者姓名索引，極便檢閱。第一卷再訂本久已售罄，第二三卷亦存本無多。現又已將第四卷付裝訂，定於本月底出版，定價連郵費大洋一元。

本刊廣告價目

地位	面積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面
底面	五元	一元	九元一角六分
正文後	十五元	九元	六元三角

登四期以上九折，十二期以上八五折，半年以上八折，全年七五折，插圖價另議。

發行所北京黃化門內碾兒胡同十八號

本刊報費加價廣告

本刊自第五卷第一百零五期（十二月十一日出版）起改定價目如下：

國內

半年連郵費大洋一元
全年連郵費大洋二元

日本朝鮮同

歐美各國

半年連郵費大洋一元五角
全年連郵費大洋三元

零售

本京每份銅元十四枚
外埠每份大洋五分

本刊為優待長期讀者起見，凡在陽歷本年內（以郵局發信戳記為憑）定報者，一律仍照原價收費。

商務印書館影印部

本刊以致用為主，所採之數十種，皆為人人必讀之要籍。因見古書經一次翻刻，即多一次謬誤，特蒐求海內數十藏書家之善本，擇尤付之影印。格式字跡，與原書無異。古光古色，彌足珍愛。

●預約價連史紙印 五百元 三次分交各二百元

毛邊紙印 四百元 三次分交各百六十元

●書報印費 三十二元

●郵費 國內各行省三十八元

●截止 本年陽歷十二月底

●出書 二年內出齊（六個月一期）

時事短評

勝利的條件

天津會議，因孫傳芳抵津而決定出兵；因楊宇霆抵津而中止出兵；最近又因麻克類公使過津而繼續出兵了。奉魯當局究竟還是看風使舵，抑實具大舉南征的決心，我們仍然不大明白。至於前途勝利究竟屬於何方，我們更不便私自擬議了。可是我們不妨談談勝利的條件。

勝利的一個條件，自然是戰鬥力的優強。所謂戰鬥力，至少包含着兵力，餉械，與內部統一，三個要素。以奉直魯軍與黨軍比較，兵力與餉械，優劣究竟如何，我們不願遽下斷語。就內部統一而言，奉軍，豫軍，直魯軍，晉軍，皖軍，蘇軍，浙軍，彼此團結的程度，是否宛如他們的通電所表示，大家儘可想見，用不着說明。至於黨軍方面，則有一種特殊情況，應為他的敵人不能抹視：這就是倒戈行為，事實上不易發生。中國的軍隊，歷來都是無主義的；以故倒戈行為成了中國軍隊的常態。黨軍的基本軍隊，多少都受了些政治訓練，而中下級軍官為尤甚；黨軍的組織，據說自軍長，師長，旅長以至連長，莫不設有黨代表，一則藉以限制各級軍官的職權，一則藉以宣傳黨義於軍隊；所以在

黨軍的基本軍隊中，就令上級軍官有倒戈的意嚮，事實上恐亦無倒戈的能力。積時既久，就是黨軍在其占領地域內收編的軍隊亦或形成這種情態。果爾，國民黨黨部如果不發生衝突或分裂，黨軍的統一也許就毫無問題。所以關心黨軍前途的人，以及與黨軍立於敵對地位的人，羣注意於國民黨黨部各派的團結。

勝利的又一個條件，是人心的贊助。從過去十餘年間的事實看去，戰爭的結果往往與多數人的期望如響斯應。挾着極大武力的袁世凱，終究不能抵抗一個蔡松坡；挾着鉅額軍隊與鉅額借款的徐樹錚，終究敵不過一個吳佩孚。這就是說，武力縱然優強，未必得到勝利。當第一次直奉戰爭的時候，吳佩孚之為人，在一般心目中，是一個曾經解散安福系，與有意推翻日本勢力的開明軍閥；所以那次戰爭，吳將軍迅奏奇功；在第二次直奉戰爭的時候，吳佩孚之為人，在一般心目中，却是一個擁戴賄選總統，庇護賄選議員的妄人，所以那次戰爭，吳將軍僅以身免。這就是說，雙方的武力如果相當，人心的響背，尤足影響戰爭的結果。然則支配人心者究為何物？支配人心的勢力，要而言之，不外作戰的理由，與行軍的紀律。

凡是主戰的人，於決定作戰之先，應當於這兩個條件，仔細考慮。

天津英國租界引渡黨員

天津英國租界當局於去年底逮捕國民黨員十四人，移交中國地方當局。國民政府因此向英國政府提出嚴重抗議，痛詆租界當局違背人道，偏袒敵方。中國境內的外國租界，向來是各黨各派政治犯的亡命地。今英國租界忽然逮捕黨員，用驚人的迅速移交中國官廳，開從來未有之例外，於是在輿論界引起了一個大問題。

租界是中國的領土，在租界內的中國人仍是在中國主權範圍之下，本來不發生國際法上的引渡問題。但是實際上自前清戊戌政變以後，租界對於各黨各派的政治犯，大抵予以保護，已成三十年來的習慣，為什麼這回就那麼平坦地迅速地移交出來呢？

況且這回被移交的十四人，並沒聽說有什麼擾亂地方安寧秩序的事實，僅僅屬於反對黨的黨籍，不構成什麼法律上的罪名，租界當局是依什麼法律把他們逮捕的呢？

英國的干涉中國內政，英國在中國的大膽橫行，到現在，越發露骨，越發無忌憚了。

(文)

學生界有幸有不幸

中國南北兩方面的有勢力的人，除掉吳佩孚祇尊重自己以外，其餘的人大概皆各有所尊重之人。有的尊重土匪，有的尊重娼優，有的尊重遺老，有的尊重青年，有的尊重農民，有的尊重紳士。南方政府大可算是青紅政府，南方軍隊大可算是學生軍隊，

所以學生們在南方，可說是時髦之至。宣傳主義用學生，偵探軍情用學生，圖謀內應用學生，組織政府也用學生。武昌之役，南昌之役，九江之役，皆有學生為之出力效命；最近福州之役，並且有學生軍出現，攜帶步鎗手鎗及他種武器，逮捕惡劣官僚，槍斃敵軍偵探。真是風雲際會，千載一時！

反過來看那在北方的學生們，開會有罪，發行出版物有罪，監視偵查，異常周密。例如山東教育廳所頒布的學生管理法：

(一)禁止閑人赴學校宿舍閑談。

(二)學校設學郵檢查所。

(三)增募官派學生僕役，以供學生之驅使。

(四)選派學生戚友招待員，藉以監視一切之言動。

(五)組織教職員例假年假學界糾察隊，檢查學生在校外不軌行為。

這種學生管理法初看起來似乎和監獄規則相差不遠，其實學生還比監獄內的囚徒自由得多了。但不知得罪的學生受如此待遇，其感想為何如？

(巫)

日本明年度的預算

據近來東京的消息，日本政府明年度的預算案，大致上似乎業已決定了。歲出歲入均有十六億七千四百餘萬元的鉅額。比本年的預算還要增加七千六百五十萬元之多。實日本空前的大預算

案。因此惹起不少的注意和批評。

日本在大正九年時（民國九年）預算上即顯著的膨脹，歲出入各以十五億圓計。大正十年度更加膨脹達十五億九千萬圓之多。於是大為讀者所憂懼。主張財政上採收縮政策作根本整理的計畫。恰好華盛頓會議的結果，海軍費縮小；師旅團整理的結果，陸軍費也稍見削減。所以到大正十二年度的預算案歲出入均祇有十三億七千萬圓左右。不過大正十三年度的預算案，因東京附近慘遭大地震的結果，國用突然增加，又膨脹到十六億一千萬餘元。至大正十四年度因所謂護憲三派聯合內閣的行政整理，歲計乃減少到十五億四千萬元了。本年度的預算，係憲政會政府去年直接負責編製者。依該會向來主張的緊縮政策，歲出入縱不能再加削減，似不應反而增加。乃事實不然。本年度比上年的既加了五千八百萬，明年度又比本年的還要再加七千六百五十萬元。像這樣在緊縮政策的憲政會內閣也政費增加，在積極方針的政友會內閣也政費增加，日本的預算，恐怕祇有一年比一年愈加膨脹的趨勢了。

（皓）

美國的貧富問題

誰都知道美國是極富的。它有全世界穀產百分之二十，鐵路百分之四十，棉花百分之五二，木材百分之五三，鋼鐵百分之六十，煤油百分之七二，汽車百分之九十，總之，環球民衆百分之

六是美国人；美国人享有全世界三分之一的財物。這豈不易使人望而生羨嗎？

雖然如此，資產分配問題是不可抹殺的。最近華盛頓農部加爾賓先生（Dr. C. J. Galpin）赴歐洲考察十三國的狀況。據他調查的報告，有些歐洲農民的生活程度較美國還高。可見得美國縱比歐洲富，好些美國人的經濟還不及歐洲。

現時美國內地稅務局發刊的關於前年份所得稅的表冊，證明自告訴貧富不均的實情了。按照這個統計，可斷言下列諸點：人口百分之六有全國所得額三分之一。人口五千一百分之一有全國所得額三十分之一。人口一百四十七萬分之一有全國所得額四百分之一。美國人口不下一億一千萬。內中七十五位富豪一年的進款多至美金一億九千餘萬，它們每人不但有美金百萬以上的資產，且每年有美金百萬以上的收入。崇拜美國，仰慕它威權的人們，可曾想到貧富問題？

（翰）

政治的工作

孟和

我們這個有名無實的民國誕生在不祥的空氣之中。禍亂相尋的十五年，永遠沒有一時一地的安靜！但是歷史上那一次的革命是完全在祥瑞的空氣之中產生的？

凡是革命都是一場或多場繼續不已的奮鬥。凡是革命都是

推翻現存的秩序而建立新的秩序。凡是革命都包含着大部分的犧牲與暫時的損失。凡是革命，至少在二十世紀的政治界裏，都不能不運用武力，戕害極寶貴的生命。

但是這個不幸的現象豈是可以避免的？在人類可以完全運用他的理智，支配他的演化的途徑以先，我們不得不演這齣悲劇。在一個昏聩無知的或利令智昏的占大多數而先知先覺的只占極少數人口的社會裏，我們不得不忍痛的經過這個程序。在一個擁護舊利益的階級鞏固權而代表新理想的階級受壓服的社會裏，我們也不得不看着這場奮鬥的悲慘的境況。

新政治社會的產生原是一件極苦痛的程序。在新的社會裏，一切的制度尚未成形，一切的利益尚未固定，或者苦痛的程度較輕。但是在一個老的社會裏，幾千年的朽腐的制度積壓在無數的人民的背上，多少的私人的，妨害公家的利益占領了各人的心理，盤據了各人的生命的時候，要設法創造一個新的社會，一定是人類最大的苦痛。雖然，苦痛正是生命的必不可少的要素。人的誕生必假定母體的苦痛。新的社會的誕生必假定人口的大部分或暫時的苦痛。這個苦痛正是後來或大多數幸福的張本。

但是新社會的產生絕不是自然而然的結果，必須有人奮鬥。社會裏總有少數的人與現存的秩序立於反抗的地位。這些反抗者在最初雖然被人稱為亂黨，叛徒，但是不久這些人便被尊為烈士

，殉道者（如果死了）或奉為偉人，救主（如果仍然生存）。這些少數的先知先覺者之中，固然也少不了薄志弱行的人，中道變節，放棄了他們對於民衆，對於社會的責任，而甘心去做軍閥的鷹犬，以企圖滿足個人的聲色貨利的慾望。但是最奇怪的，這個反抗的運動，永遠不會因此偃息。一代一代的後起的青年不斷的加入運動，助長這個精神，並且使他有瀾漫一切的趨勢，無論舊勢力的權威加何的壓迫。

這種反抗的成功，如上所述，不免要靠着武力，但是又不能專靠着武力。用世俗的眼光看來，現在有武力的，或依傍有武力的人而握權的，得到安富尊榮，也可以謂之成功。但是倫理上所謂成功，必須以有否耐久的並且有益社會的價值為標準。若用這個標準來評判民國十五年來的軍閥，當然個個都是失敗。但是這些武人以及他們的爪牙們那能夢想到於一己的安富尊榮外更有什麼耐久的並且有益社會的價值。

反抗不特須靠着武力，並且還須靠着一般人民的贊助。假使一般人民對於一種奮鬥或運動都是漠不關心，那種運動或奮鬥的成功便只有靠着武力——假定那武力仍然是可受支配的。如果人民對於一種反抗運動發生趣味，至少如看拳鬥，或賽球的時候，發生興奮，有所相助，甚而搖旗吶喊，那運動成功的希望便增加了。

雖然，這所說的還只是軍事的行動。一般人民並非對於軍事自身發生趣味，因為軍事還只是一種方法。最主要的成功的條件還是在政治的設施。政治行為可以說是一種運動的勝敗的最終試金石。袁世凱的駐防政策未嘗不可以說是得到暫時的成功，但是他的中世紀的政策結果還是使他失敗。沒有武力，而專靠著政策的固然在二十世紀裏，未必能成功。但是只靠著武力而沒有良善的政策或無力推行良善的政策終久還須顛覆，這是歷史給我們的教訓。

不論到政策，却是更難的問題。假使軍事的勝利必須先有相當的人力，財力，軍械與組織，這個政治的勝利也必須先有相當的人力，財力，智慧，技術與眼光，雖然兩種所需要的東西未必具有同樣的性質。軍事的工作可以說是一時的，因為軍事只是方法，軍事只是輔助一種目的的到達。政治的工作却須無數人的繼續的努力，因為政治表現人民一種的共同生活，政治的生命要與這個共同生活同樣的久遠。軍事的工作，因為他的性質，必須受專斷的，獨裁的支配，政治的工作，也因為他的性質，必須運用多人的理性，智慧，才能與眼光。軍事的勝利，至少在現在中國狀態之下，或者可以一蹴而幾。至於政治的勝利却必須全國的思想家，科學家，和有執行的才能的人努力合作的成績。

甘心做軍閥或外人傀儡的政府，本不必定什麼政策，因為他

的職務只是伺候他的主人，推行他的主人的意志。我們不能希望這種政府可以在政治上獲勝利，雖然他的主人所供給的軍械以及由可憐的小民所剝削的金錢可以使他一時立於優勝者的地位。在政治上失敗的政府，雖然有武力的維護，也必不能久存，何況近來列強的政府似乎已經不肯再試行以先擁護俄國丹尼金，蘭格爾的政策呢。

談到現在中國的政策，至少有兩點須注意。第一，他必須是具體的。抽象的名詞或者中人聽聞，但是沒有具體的計畫與方法，一個名詞只是一個名詞罷了。例如所謂「仁政」，什麼是仁政呢？所謂「國本」，什麼是國本呢？用抽象名詞所標榜的政策可以說是無政策，不過是自欺欺人罷了。第二，他必須是現代的。一國的政策必須按着當時的情形規畫。並且利用最新發展的學術，除了迷信復古的人以外，誰都知道三代以上之法不能治三代以下之人。軍閥姑無論，就是現在的政客官僚有幾個看透了這個道理。有幾個知道現在的政治科學與政治技術發達到了什麼地步。說到這裏，我們覺得這個新社會的產生，還為期甚遠，雖然差不多各國人都十分的渴望着。一方面，軍事的動作還未結束，一方面政治的工作纔正在開始。可是這政治的工作乃是新社會改造的自身。一般開明的人士，對於這個工作，應該如何的提攜贊助，而不應只做些破壞的或不負責任的批評，以圖快意於一時。

我們想起這十五年來的擾亂與人民所受的痛苦，總覺得他應該快快的中止。假使一切有知識的人，都可獨除成見，拋棄私人的黨派的利益，我們想至少軍閥的惡行可以減少些，人民的利益又可以多保存些，政治的改造也可以早開始些。所謂知識階級，從多少次依附軍閥的失敗，至少應該得這個教訓了。

關於大陸變動的兩個學說

滄生

經過了地質家一百多年的工作，大家對於滄桑的變更，似乎沒有多少疑問。可是那滄桑的變更是如何發生的？多數的地質家未始沒有這個問題橫在心裏。然而因為問題太大，關係太複雜，誰也不敢提及。一直到近幾年來，纔有兩位大胆的地理物理學家，不獨公然提出這個問題，並且造出了兩種學說，來解釋一切地殼變更的現象。他們的勇氣實在令人佩服，他們的學說也不無可取的地方。頭一位名叫白西拉（Alfred Wegener）。第二位名叫喬里（John Joly）。我們現在且看他們的議論和意見，究竟有多少根據。

白西拉著了一部書名「大陸與海洋的成生」（註一）。在這部書的前兩章中，白氏根據大陸平衡的事實，評論大陸與海洋永久的存在。據調查大洋中島嶼的結果，我們知道在海底的岩石，大都是一種玄武岩。這種岩石，較之造成大陸的各種岩石重多了。

。又據測量重力的結果，我們知道大山脈下面的岩石，比他周圍的岩石質量較小。從這些事實看來，地殼似乎可以分為兩大層：上層較輕，形成大陸。下層較重，在大陸的底下。因為大洋中無大陸，所以這下層的岩石，就在海底露出來了。地球的溫度，愈下愈高。到一定的深處，岩石必定變成一種極黏的液質。上層的大陸，浮在這種液質上面；好像一塊木頭，漂在水上。一部分露在水面；一部分沉在水下。那一塊木頭全體的分量，恰恰與他排去的水量相等。這是亞基默德的原理，凡屬初淺物理學教科書上都有。照這樣的比譬，我們很容易明白大山脈底下何以質量減少。

造成上層的質料，砂鉛類居多。所以白氏稱他為砂鉛層（Sima）。下層的質料，砂鐵鐵等質居多，所以白氏稱他為砂鐵層（Sima）。這兩層的構造，不獨從大陸平衡現象（Isostasy）可以看出；就是從磁力的分配和地震的波動，也可證明。

在第三章中，白氏專論地殼各部分的性質。如砂鉛層及砂鐵層的比重，大陸殼的厚薄，岩石熔化的溫度，山脈的褶皺，赤道一帶的山脈，大洋沿岸山脈的隆起，及海底的一切狀態，在這一章中，白氏所說，多係事實。因為有了這些事實及雙層構造的前提，白氏纔發揮他的意見。

從第四章到第六章，乃是白氏主要的議論。他說：當最初的

時期，全球的面，都是海洋。名叫「全球大洋」(Panthalassa)。這個大洋，大約深四五里。那時的地殼也較薄。大約厚五六十里。後來不知爲了什麼緣故，地殼發生了變動。一部分凸出水面，成了大陸。一部分失掉了殼子，變成了較深的海洋。據白氏的意見，這就是海陸劃分的時期；也就是一切地質上的變化開始的時期。

此種變動，愈演愈劇。竟將大陸弄到四分五裂；形成今日的狀態。如此說法，驟然聞之，未免見笑大方。可是從大陸的構造和古代動植物分配的關係上，確實可以找出若干事實，來作證據。動植物分配的關係，比較複雜；茲姑不論。單說顯而易見的大陸構造。

頭一件事，惹起白氏的注意，就是非洲大陸西岸的曲折，恰和美洲大陸東岸的曲折相同。因此，白氏設想美洲大陸是從東半球拉過去的。當他被拉過去的時候，他的西面海岸，應受太平洋底的抵抗；所以在美洲西岸，有極高的山脈。如安得士，落基等山發生。同樣的情形，在東半球也可看見。比如馬來半島，南洋羣島，因爲向西移動而受抵抗，所以刻成弧形。還有大塊小塊的大陸拉掉了。白氏舉出馬達加斯加和錫蘭爲證。有些地方拉裂了，白氏舉出非洲東部的破裂帶(Great Rift Valley)爲證。從這一類的實事，白氏得一個結論：他說大陸的移動，是由東而西

的。

但是還有許多的構造，不能用東西的移動說明。比如歐亞大陸的中部有一條極高的山脈，從阿耳卑士一直到喜瑪那雅，都是高聳雲漢。這一帶的地層，都經過極強烈的變動，或者經過重重褶皺，或者衝斷。又從地史上考察印非澳三處，相同的情形甚多。

地史學家往往把這三處拉攏算一個大陸。名叫共得瓦拉(Gondwana)大陸。從這一類的事實着想，白氏又得一個結論：他說大陸的移動，不獨由東而西，並且由兩極而趨向赤道。所以在赤道上帶，應有高山發生。可是阿耳卑士和喜瑪拉雅現在並不在赤道上。白氏對於這個問題，也有相當的攷慮。他說大陸既然移了位置，地球質重的分配自然也應不同，所以地球的旋轉軸也應變更地位。因此，南北極和赤道的地位，也應變更地位。這一來，問題更擴大了。

兩極和赤道的地位既然變更，地球上的寒溫熱各帶的地位，也不能不變更。關於這種氣候的變更，我們究竟有沒有證據？恰湊巧，我們從地史上得了無數的事實，證明在地史時代，地球各處曾經幾易寒暑。古生物學家並且在阿爾卑士一帶，發現了許多熱帶的動物。那些動物，都屬於阿爾卑士山發生的時期。有了這些證據，白氏更進一步，唱南北極移動的學說。從氣候變更的遺迹推測，他說當志留紀時，南極應在馬達加斯加的東北。北

極在太平洋中，墨西哥灣的西南。當石炭紀時，南極移到非洲的南尖。在第三期時代，南極仍在非洲以南，但離非洲大陸已經遠了。大約在緯度五十幾度的地方。準是以談，地球上冰流的現象，誠然可從部分的說明。可是也還有不能說明的地方。

最後，白氏講到大陸移動的原因。他似乎頗感困難。他說大陸的重心在浮心以上。並且地球的中心和重心，浮心，不在一直線上。所以重力和浮力不能絕對相稱。所以發生一個分力。這個分力，常向赤道方面。他的大小，在不同緯度的地方不等。在兩極和赤道都等於零。在緯度四十五度上最大。所以大陸常常向赤道方面移動。他又說。使大陸向西方移動的力量有兩種：第一就是月亮的吸引力。第二就是因為大陸向赤道移動所發生的影響；與貿易風的發生同一原理。因為大陸近南北極的時候，他的速率較小。迨到移至近赤道地方，他的速率比不上下層的速率；所以落後。換一句話說，就是向西方挪動。

白氏的學說，可謂極巧妙；也很動聽。現在世界上有一班地質家對於他的學說，似乎有承認的傾向。可是還有許多事實，使我們不能不對於白氏的學說懷疑。據白氏的學說推論，所有各大陸的西岸，應該都有高山。何以歐非兩洲沒有象南北美太平洋沿岸那樣的山脈？何以澳洲地層破亂最利害的方面不在西方而在東方？白氏說：當第三期時代，赤道經過俾路芝的北部，何以近

來有人在那裏發現了大規模冰流的遺迹？最難令人滿意的，是白氏所舉出來的兩種力量。根據最近地理物理學上的研究，我們可以證明那兩種力量，都不夠推動大陸，造成落基山那樣高的山脈。即令那兩種力量足以令大陸移動，何以大陸不連續的移動，而到一定的時期總發生變動？這些問題，都足以致白氏學說的死命。

喬里的學說（註二），起原與白氏的學說大不相同。喬氏的學說，完全立在地殼中放射元素的身上。喬氏也承認地殼分為兩層：上層較輕，形成大陸。下層較重，大都為玄武岩質，在大陸的而下。在海底露出來了。關於這一步，可以說喬氏的意見完全與白氏一致。不獨白氏與喬氏，恐怕無論那一位地質家，也不能不承認這種事實。

據喬氏從實驗室中所得的結果，無論上層下層的岩石，都含有一定分量的放射元素。那些放射元素在一定的時間，必發生一定的熱量。據喬里的意見，地殼上層大約厚二十五至三十五公里。假定下層的溫度已達於玄武岩的熔點。祇要加上潛熱，就可使地變為液質。在這種情形之下，喬里計算二十五至三十五兆年中，玄武岩自身，因其中放射元素所發的熱量，足供變成液質。所要的潛熱，大陸中（即上層）也有放射元素，那些放射元素所發的熱，適足以與因輻射而失掉的熱是相當。如是下層所生的熱，得以蓄

積，所以每到二十五至三十五兆年末，大陸底下以及海洋底下深至一定之處，都變成液狀。這時候月亮的吸引力，大肆威力，將上面浮的大陸向西方拉去。結果，大陸落在海底上面。大陸的下層，變了海底。因之，海底冷却，地殼縮小，地殼全體不能不褶皺。於是發生造山運動。再過二十五至三十五兆年同樣的現象又要發生。

喬里最重要的根據，在岩石所含放射元素的分量，及放射元素在地殼各部分分配的情形。關於這兩層，現在的調查，還不甚充足。所以我們對喬氏的計算，還不能十分放心。不過喬氏從積熱的理論，推出地殼上分期的運動。在這一點上，喬氏的學說，確實比白氏的學說勝一着。但是喬氏用潮流的力量來解釋大陸向西的移動，與白氏的假定，犯同樣的毛病。不獨犯同樣的毛病；並且加上一層困難。因為每次造山運動，大陸都要整個兒的遷移位置。何以大陸上除了非洲東部以外，甚少破裂的遺迹？何以歐亞大陸的中部，能發生一條極大的山脈，大致與赤道平行；而在東亞又有層層的山脈，大致與海岸綫平行？在這一點上，喬氏的理論，反覺不如白氏的學說。

綜之，兩氏的學說，都有可取的地方。也都有說不通的地方。白氏可取的地方，就是大陸由兩極向赤道移動的結論。他稱此種運動爲「遠極移動」(Poliucht)。他的兩極地位遷移的議論，證

據不得謂之充分。他所舉出來的兩種力量，更不足信。喬氏學說可取的地方，在他關於放射元素發熱的論證。岩石中所含的放射元素，對於地殼內部的溫度，及岩層的狀態有極大的影響，似無可疑。不過那種物理的狀況，對於地殼的運動，有如何的關係，誠不易言。至少恐怕不是喬氏所說的那樣的簡單。

兩氏的學說，既然不能完全滿足事實的要求。我們不能不另外找出一種力量，來解釋一切地殼運動的原因。

註(1) Alfred Wegener: Die Entstehung den Kontinente und Oceane. 價約六七元

註(2) John Joly: Radioactivity and the surface history of the Earth 價二元六角

可惜太聰明了！

肇黃

中國人真聰明！傳播文明的利器，製紙術哪，印刷術哪，羅盤針哪，都是中國人先發明。西洋歷史家認爲推倒歐洲封建制度而開新紀元之重要品，「火藥」，據說也是愛和平的中國人所發明的。發展個性之論見于呂氏春秋；社會進化，分工愈細之說見于淮南子；大地游行，四時地位不同之說，尚書考靈曜已發其端。

運動第一律見于易（據嚴復天演論序），生物進化論見于莊子（據胡適中國哲學史）。總而言之，世界最大的發明，西洋最新的學理，都早已爲中國民族所先得了。

伽利略真多事，費了許多精力，去研究無關緊要的物理運動；牛頓又不憚煩地把他弄成爲運動律，結果弄得西洋學術界添了許多新學問新學說新學者新發明。達爾文更笨，自己有好機會過舒服的生活，偏不知足，遠涉重洋跑到非洲猛獸盤踞之地去搜集什麼博物材料；回家後又不休息休息，又竭了半生之力，著了一本怪書，說什麼人與猴子是一家，把西洋的世道人心根本掀動起來，無端又在世界上添了許多新學問新學說新學者新發明，真是「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回頭一看，「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一句話多麼乾脆，又多麼微妙，寫在那里，過了幾千年，絲毫沒有犯過使黃帝子孫大起紛擾的罪過。一直到了最近，遇着一位學過西洋重學而又好翻古書的人，才一旦恍然大悟這九字句，所說的就是運動第一律。你看我們的祖宗是多麼聰明！

西洋人真是笨骨頭。知道印刷，知道火藥，也就夠了。他們偏要「花紋窮年」，「自討苦吃」，費盡心血，絞盡腦汁，創造什麼紙板，石板，阿羅版；又創製什麼炸彈，開花彈，綠氣砲，高射砲。我們中國人多舒服，要印刷就把他們現成的鉛印術，石印術，以及其他如此等類的術抄過來；要和自己人打架，就把他

們的飛行機，迫擊砲，什麼撈什子的機和砲一起買得來。人家賣力，我們坐享其成，這豈不是聰明人的行徑！

「天地之大德曰生」。「不孝有三，無後爲大」。這是何等深奧的道理。但像我們這樣聰明的民族早已參透了。所以自儼皮爲禮以來，大生特生，「生生不已」。到了子孫「說：如魯斯之衆多」時，生生之道已窮了，我們就「順時聽天」，水也好，旱也好，瘟疫也好，刀兵也好，讓他放手把大地收拾得白茫茫真乾淨。乾淨以後，還是照舊地「生生不已」罷！說什麼研究科學，發明機器，增加生產力，都是「吃力不討好」的事體。因爲我們祖宗又早已參透了。「物極則反」；「天之生民久矣，一治一亂」；盈虛消息的道理自古如此，何必與天爭勝」，落得「得過且過」；後世子孫遭殃，是他們的事情，我們犯不着替他作馬牛。這又是一種多麼聰明的人生觀！

西洋人的祖宗真傻，喜歡多開口，多惹是非，說什麼二物同拋，重者先墜于地，又說什麼上帝博士作像，噫氣成人。弄得後來止要伽利略從披薩斜塔拋下的小小東西同時落地，而歐洲學術界「人仰馬翻」，開了一個新紀元；達爾文的「聊資談助的人猿同祖談一出而西洋又「人心大變」，鬧了一個新天地。我們的祖宗則「輕描淡寫」地止說「天生民」，「祭神如神在」，不管他如何生如何在；不消說此外「玩物喪志」「致遠恐泥」的學說更不說。這種漂

亮的不落邊際的態度，就使東方這個大人海，幾千年永不揚波，大家「咬文嚼字」，「主靜持敬」地過去了。這又見得我們民族有多麼大的省力的聰明！

呂政聰明了，變封建爲郡縣，完成了第一次的「武力統一」。但劉邦更聰明，其未得秦鹿也，罵儒生，削儒冠，秦鹿已得，則過將以太牢祀孔子。從此以後，無論什麼樣的人，無論用什麼樣的逆取的方法，止要天幸搶得這塊絕大的不動產，都有劉邦的軌法，比呂政焚書坑儒的硬法高明得多的法子可用。這般知時變的大儒止要聖帝明王肯把這大塊地皮刮來的脂膏分些餘瀝給他們，他們就都要去致君堯舜，起朝儀，改正朔，歌功頌德，粉飾太平；幾千年的老大帝國就安安靜靜地過去了。這又是何等聰明的制度！

儒家有言：「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家有言：「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我們既然有這樣謀道不謀技的人生哲學，所以幾千年受用不盡。到了今日的中國，無論國計民生怎樣到「山窮水盡」，「百孔千瘡」的地步，還可以一面鄙夷自然科學，排斥機械生涯，一面設立機關，創刊週報，號召後進，標榜所謂精神文明而「道其所道」。這比西洋人「囚首喪面」，垢手濡足，逐逐于「奇技淫巧」的那種「形而下」的生活，當然聰明的多了！

紀昀在閱微草堂筆記裏說西學所重不過名物器數之末。過了兩百多年，而王闓運說「西本無學，工商而已。」這兩位先生的見解，可謂「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但中國人真聰明，知道器數工商一定趕不上人了，就說政治法律比別人好；過了一會，政治法律也不如人了，就說文學哲學比別人好。到了現在，有許多人們又覺得文學哲學也不如人了；但我們還有話說，就說道德比別人好。但現在政治惡濁，社會黑暗，到處可以見到道德的墮落。然而我們還可以說中國的農村人民道德比別國人都好。說到村民道德，令我記得兩件事。

(一)有一回，我在鄉下看見一個村民把許多打碎的玻璃小片倒在路旁青艸堆中。適有一個狼會說中國話的外國人經過，對他說不要倒在那里，恐怕要刺傷行人的脚。這個村民不理。

(二)有一回，我和兩個朋友——姑說是甲，乙——坐兜子上山。到半路，甲的兜夫中有一個似乎有點抬不動了。兜價約定六角。甲就把三角給他們，辭去兜子。但抬得動的那個兜夫一定要三角全歸他，抬不動的那個兜夫死不肯，甯願拌命抬上山去。我們因此勸乙的兜夫與他們交換，讓他們抬乙，因爲乙的身體比較輕一點點。但乙的兜夫又死不肯，說起程時各人自己認定抬誰，現在不能掉換。結果，

甲就半坐兜半走路地上山去，仍舊給他的兜夫六角錢。

我所以不憚這樣煩瑣地敘述這兩事，是因為他是我親見的實例。此外村民行事，比這些事重要而性質相似的也不少，用不着一一舉例。但這些標榜東方文化農村道德的先生們所交盡是軍閥政客，足跡不出「犛犛之下」，「五都之市」，當然不曾看見，所以還可以在那里夢想「古風猶在野人家」，還可以大言炎炎地說中國人的道德，至少農民，是高于外國人。不說我們有許多不如人處，偏說我們大的地方在人之上，不說我們不可教，我們不屑學：這也止有聰明人才有這樣的本事！

這個世界固然不為笨人造的。但也不是為聰明人造的：他是為半笨不笨的人造的。說一句老話「才者造物所忌」。說一句新話「生存競爭，最宜者存」。生物學家常常警告我們說最宜者並不定是最優者。像我們民族這樣聰明，當然是屬於最優者，但恐怕不與這個為庸庸碌碌的人而造的世界相宜吧！十五，十二，三。

社會考據

楊幼炯

社會考據是用公正的科學方法，考察社會現象，他的範圍很廣，自近年社會學成爲一種真正的科學以後，大家開始用科學的研究，以避免情感。在近代社會問題的複雜的原因中從事于統系

的觀察，一概掃除以前用私見和迷信來觀察社會的謬誤，使近世社會學更得到科學的實證，社會考據雖與自然科學法則一樣，但是在應用上前者要較後者困難的多了。人類社會自然不能如一隻蝦蟆，一個昆蟲，那樣簡單容易實驗。而社會考據則全在以客觀的方法去考察社會中人與人間的關係，所以要研究這種關係，必須考察社會環境的變化，收集社會發生的各種事實。同時並須敘述這些事實，用比較的方法，求出一個普通的結論來，所以他是綜合而無偏見的尋求社會真理的法則。

現代社會學所以能成爲科學，也是因為現代社會已有解決社會問題的物質基礎。根據科學的客觀性，對於一切人類社會關係，作基本上的研究，綜觀社會現象的公律而求結論，所以社會學便自然而然的戴上了「科學」的王冠了。

但是社會學不過是關於社會間現象，作科學的敘述，是一種由經驗而得到的原則。若是要使此原則得到實證，則社會考據，即成爲社會學重要的工具。我們知道科學的歸納原則，是由事實的比較中抽出來的。社會學的歸納原則也是如此，所以社會考據是與社會學原則相輔而行的。前者供給材料事實，後者供給原則定律，變更科學上質的內容，或量的內容，我們明白了這種關係，就可以知道社會考據在社會學上所佔的位置了。

本篇所述多是以科學方法爲基礎，說明社會考據之應用，以

求介紹其方法於國人，或許對於我國混亂的思想界有所裨益。

要說明社會考據的科學基礎，當先知道什麼是科學？科學是形體最完善的智識，據一般學者的意見，說是始終有條理的智識，就是科學。我們通常對於一種智識，常懷有真實，普遍，精深，三種希望，科學能夠用許多方法，使我們所固有或新得的知識，真偽分明，具有科學形體的智識，都盡是普遍的，用科學的方法，我們能夠常常發現新的，真實的，普遍的智識。

社會考據既是在求發現真理，若非用科學的方法去考察，則難免不為感情固執所蒙蔽。因為科學的職能有三：（一）自然現象原則之發現與歸納法則的應用（二）原因的發見與假設的推論，（三）結果的證明及演繹法的應用，總括一句說：這三種職能，就是所謂科學方法。科學所以和尋常智識不同，就是因為她是普遍的，有條理的，而且經過批評的。我們要得着這些智識，就必須照科學方法做去。

雖然在社會範圍以內，科學方法不能預測其原因，但是這由於目前僅能用歸納方法以研究社會現象的原故，求哲學的概括法，無事實的根據，僅能急遽的以形式說明，而且這種虛構的概括的歸納，很少能得到結果的。因為不從事實的搜集，則社會學還是脫不了「玄學」的範圍。

自亞里士多德以來，科學家所用的方法，不外類推，歸納，

演繹三種。所謂類推是從特例中以尋求特殊的方法；所謂歸納是從許多特例中以尋求通則的方法；所謂演繹就是從通則以推求特例的方法，明乎此，然後才可以研究科學。

社會考據既以科學為基礎，則應注重客觀的事實，不加主觀的見解。若是徒憑主觀的處構，忽略了客觀的事實，則必發生許多的謬誤。而且因人與人間的關係，有種種的不同，於是發生的社會現象也因之而異。我們若僅限於社會上某種現象的局部研究，則結果仍不能求到一個正確的結論。社會考據所要求得到的事實，是真實普遍，因為不真實的社會事實，不能有正確的結果。而普遍的事實尤為推求普通律例的必要條件，也是我們運用智力最經濟的原則。因為社會間同類或相似的事物很多，我們因此可以得到許多普遍的律條。科學便是使我們發見真實和普遍事實的重要法則，社會考據，便不得不拿這種法則來應用。

人類社會的進步，是就人類的精神與物質兩方面的進步而言。學術的進步，就是人類利用物質的及實體方面的進步。所以學術與社會，實際上是息息相關的。所謂社會思想的發生，必以社會環境的刺激為要素。質言之就是在一定境遇之下，而有一定反應本應付他，這就是學術的起源。從前杜威說得好：社會哲學同政治哲學底發生，是由於社會同政治有病，明乎此，則知一種社會思想的發生，並不是偶然的，而是從社會實際生活中產出來的。

。社會考據要應用系統的，研究的方法於社會思想方面，以求到社會的需要與傾向來。科學是人類思想進化的原動力，社會中各種社會材料的寶藏，也與自然材料一樣的豐富。舉凡一切政治，經濟，宗教，娛樂，交際生活中不少有我們所要求到的材料，社會考據家應發見這些寶藏，以貢獻於學術界，這樣在科學的分工上，才對得住人類全體。

社會考據家，也和化學家必須化學實驗，地質學家必須測驗地球，及生物學家必須研究生物形態一樣。去從事探求社會的起源，繁殖，歷程，活動及構造等事實，以應用這些事實於社會改造，也就是說：社會考據家把所要考究的各種制度，風俗，信仰分析清楚；種種現狀條件要和盤托出；種種歷史背景要推演探索；種種關於其他別樣的制度，風俗，習慣，信仰要四週搜索；以求到破壞與建設的實際材料。因為我們若是沒有實際材料作根據，則改良社會還是圖龍捕鳳，依舊是理想的烏托邦，這便是社會考據對於社會最大的效用。

所以社會考據的應用，一方面因在探求社會普通的發展，他方面尤在確定社會變態的情狀，前者是要在社會共同生活中尋求其事實，比如關於工業，宗教，家庭，及其他普通社會生活等。後者則在尋求社會情形的缺憾，比如關於各種工人窮困生活的研究，貧乏，失業原則的推求，以及其他一切公共事業之缺點等。

在性質上說起來，後者要較前者重要，我們因此知道社會問題之發生，由於社會有病，要實地探求其病症之所在，全在社會考據之進行。若是不實地觀察，而遽下論斷，這確不對症下藥的結果，徒使社會之紛擾延長。有志社會事業者，不可不加以注意。

因此我們可以歸納社會考據之目的為二：第一是想求到各種關於社會情形的真確了解。第二研究社會變態的缺憾，以定改革的方針。社會考據者本此目的，對於社會一切活動及組織，應下手去研究，這是社會考據重大的責任。

（未完）

閒話

浩徐

「黨化」「黨治」這種政策，通常都說是發源於赤旗國，後來被最右派的黑衫國如法泡製，旁的還有不少的政府依樣仿造，於是黨治不是布爾雪維克的專利品了。

其實，黨化黨治決不是赤旗國的新發明，不過觀上法蘭西文氣國——譯音——一黨得勝連小郵政局的局長都得更換，那是我們聽得耳朵起肝臟的事實，不必贅說。就拿法蘭西來說：兩年前潘加賽內閣時代，假政治的罪名，把敵黨的凱樂，馬威下獄；創設以政府命令為法律的制度；這樣，用行政權力去左右司法立法；等到赫禮歐派繼起，於是又趕緊用大教名義釋放凱樂馬威請他